

《春风化雨》：用心用意谈教育，入情入理话人生

吕帆

8月27日，致敬第40个教师节的电视剧《春风化雨》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腾讯视频、芒果TV、爱奇艺同步开播。这部聚焦乡村教育与乡村教师、讲述乡土情怀与教育热忱的剧集，让观众在关注乡村教师坚守不易的同时，更可引发对教育问题的剖析与反思。

讲师生故事的剧集很多，讲乡村教师付出奉献的故事也不少。但难得的是，《春风化雨》具有一种“基于教育讲教育”的叙事底色，它在讲老师之苦、教育之难的同时，少了些口号式的呐喊，多了些对人性的体察和理解。编导主创数次下乡深入生活，从泥土中带来了乡村教育的真现实、真问题、真情感，这是本剧的亮点，亦是其难点。

“守”与“懈”的姿态

教育是国之大计。在教育成为内卷、焦虑代名词的当下，《春风化雨》将背景聚焦于一所县级中学。这里风光旖旎、田园牧歌，进入学校受教育的孩子没有大城市那么卷，但却面临着上不起学、不上学、不好好上学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切都与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安颜相遇了。

相信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遇到好老师，但好老师是如何炼成的？《春风化雨》给出的答案是在教育育人的过程中。剧集通过多次闪回呈现出一条乡村教师的真实心路，虽不至荆棘丛生，却也是冷暖自知：主管的餐饮队伍里遇上“关系户”怎么办？校墙倒塌压到孩子怎么处理？学生被家长生拉硬拽去打工怎么沟通？安颜需要面对的既有亟待解决的老问题，更有和丈夫两地分居、“问题学生”回归课堂、女儿在何地求学、老师被网暴如何应对等新状况。

剧集无意将教师群体化为无惧无忧的英雄，相反，萌生退意、反复权衡是该剧前十集人物的心理常态。而安颜的人格魅力恰来自于抉择后的信念：像老母鸡般地守着学生，让蛋里孵出新的生命。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劲儿，她硬生生地从普通老师被提拔为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再到易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令人感动的是，这部“大女主”的成长史并非源于一己之私，而是利他达己的必然结果，是最大化地发挥出乡村教师的全部能量，以“守”和“懈”的姿态，为乡村学子创造更适合的教育环境，让每个人都拥有做梦的权利，让梦成真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春风化雨》在个体故事、教师精神的表达上，既朴实，又高贵。

“教”与“学”的互动

教与学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同于多数展现基层教育的影视剧，《春风化雨》首先没有把乡村学生定义成问题少年，他们不仅具有学习的能力和改变人生的动力，更是自尊、善良、知恩图报的一代；其次，教师的使命不光是升学，更多是师以垂范，在助力孩子们学以成人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入学生活。

以上两点构成了《春风化雨》“基于教育讲教育”的第二个特质：把教育问题置于生活层面和人际关系中，“闹中着冷静，冷处存热心”。虽然情节密度不小，但剧集不是借事挑人，而是将大量笔墨用于人如何应对事，根据每个角色的境遇与考验，做出最适合他们当下的抉择。正在剧中随处可见的“不得不”和“干不干”中，幽深的人性被抉择的瞬间放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光也才更具真实感、感染力。

为此，剧集对乡村教育进行了全景式、全流程的描写，塑造了涵盖支教老师、考编老师、教培老师的教师队伍。对乡村教师而言，“教师需要打破家校的边界，走到学生家里去，小到衣食住行，大到人生观的建立，他们成为孩子们的老师、亲人、领路人”，安颜、丛俊生、钟玉科、符胜治、方响、裴秋韵等群像人物各有亮点和局限，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之中，有人为了“一冰箱酸菜”选择离婚，有人受尽网暴却不试图解释，也有人迫于生活无法坚持，走向了待遇更好的平台……透过老师们的身影，乡村孩子学到的不仅是升学所需的知识，更是从言传身教中获得的处世原则、待人标准、内生动力。

正如陶行知先生认为的“生活即教育”，以教育学的视角看，优秀的教育者面临的真正瓶颈并非技术、知识，而是教育者自身对世界和自我探索的深度与高度。《春风化雨》正是从这个角度对乡村师生的一次升华书写，它更多关注教师的自我认知与学生的自我成长，在教学相长的双向互动中，剧作也由此走出了“好老师教出乖学生”的叙事怪圈。

“人”与“仁”的交织

以上种种论点，恰恰印证了叶圣陶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共存。中学只是人生的一站，如何让乡村学生在走出校门时拥有健全人格、应对能力，自信自强并与人为善，是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思考的问题。若教育最终“培

养”出的只是一批善于考试却不会做人，只看当下却不重未来的一代人，学生便只是在流水线上加工而成的产品；而教育的属性本应更类似农业，而非工业。

《春风化雨》没有回避教育公平、留守儿童、原生家庭、乡村伦理等社会议题，更在情感维度上呈现出老一辈乡村教师的教育精神、新一代教师的选择彷徨、几届农村学生的困境。剧集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有对现状的反思、回应，又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法，才是真正引领创新的教育者。《春风化雨》不仅犀利地抛出了分数和素质、应试与成材、教育资源与教育理念等一系列辩证议题，还真正关注到了教育的本质问题是“学以成人”。教育工作者关键能力是“仁者爱人”。这些理念看似缥缈，却在剧情之余化作了更打动人心的细节和情感，令人难忘。

据报道，主演佟丽娅在走访当地学生家庭时，有一幕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间很简陋，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但有一整面墙的奖状。这是他们家里最好的装饰品，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在她看来，扎根一线的乡村教师是不折不扣的守望者，散发着光芒。这份对孩子的疼惜，正是乡村教师的“仁者爱人”，也成为学生迈向未来的“学以成人”。唯有在两者的交织相融、共鸣共情中，教师的坚守才有价值，学生的艰苦才见成效。

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期待《春风化雨》的故事让更多观众忆起求学时光与教育初心，在贵州的青山绿水、琅琅书声中，让教育之光点亮人生，以人性之美浸润心田。

（作者为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办主任）



致敬第40个教师节的电视剧《春风化雨》剧照

看台

说起越剧代表作，《沙漠王子》虽不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红鬃烈马》那般出彩，但在越剧迷心中绝对占有一席之地。这部诞生于1946年的芳华剧团创业新剧，经历了1980年代的复排版本，及至1987年形塑了赵志刚“越剧王子”美誉的戏曲电视剧版，再到新世纪交替阶段几次复排。在漫长的七十多年中，这出尹派“新戏”逐渐成为典范级的“新老戏”。今年，上一代“王子”将其交到了新一代费鑫萍手上。如何让“新老戏”更“新”，这一版的《沙漠王子》试作出自己的回答。

从“抒情本位”到“视听盛宴”

脱胎于《天方夜谭》，讲述大漠部落王子复国故事，在大义中深藏微言——王子罗兰与公主伊丽的爱情故事贯穿整个宏大叙事，甚至成为整个《沙漠王子》的叙事主线。依照越剧唱做传统，抒情性的唱段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主轴，在目前可见的最早视频材料的尹小芳1980年代复排版本中，属于宏大叙事的“王子复仇”是爱情线索的叙事大背景，罗兰与伊丽于患难中相识、处变与流离，以相对宏大叙事的“异域”视角，展现了人类情感的永恒温度。在“叹月”“算命”等唱段中，展示人物渡尽劫波而仍未觅人生追求的怅惘与无奈，尤其在“算命”段落里，人物对爱情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越剧舞台抒情的高峰水准，无论是文本还是表演，均在呈露人物的“社会责任”达成之后，于个体精神意义上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

这可能是《沙漠王子》在过去数十年赖以动人的主要情感张力。也就是说，在这部戏里，相对接近主流文艺题材或电影叙事传统的“复国”“蒙难伸冤”主题，在越剧舞台语境里成功地被置换成了升跃生死、成败、家国等情感价值的爱情主旨，越剧唱段的抒情意志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这版《沙漠王子》由余杭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新戏服、新舞美设计，成为这个时代越剧对年轻观众的深情召唤象征。这是以《新龙门客栈》为代表的编创越剧成为网红个案之后，越剧的又一尝试。因创作上的“西域”设定，服装设计融合了不同民族的服装特色，在视觉上呈现与过往越剧舞台截然不同的色彩感官体验。

面向当代观众的“斗智”与“觉醒”

制作团队试图以大胆直接方式“亲近”当代观众的企图自然不仅仅停留在视觉上。剧作结构方面，虽然整体叙事导向仍然以家国仇恨为主线，但具体内容编排里，除了保留原本本至为经典的“算命”等段落之外，几乎

如何让「新老戏」更「新」

观新版越剧《沙漠王子》

独孤岛主

都进行了当代化改动。如开头宫廷政变的单刀直入，与原版本无巨细展示西萨王宫庆贺情形相比，新版节奏更直逼主线，将西萨国王于“半百之年获麒麟”之际徐徐展开的宫廷风云，直接转换成一连串腥风血雨的背景。从叙事完整性上来说，老版本的开头更助于观众理解情节及其后人物行动线的发展，而在信息获取便捷的时代，直接以宫廷政变切入，无疑更彰创作者面向文本“今世”的取向。

新版《沙漠王子》延续了传统剧作的叙事演进线索，但在具体桥段构建上有一点属于“此世代”的雄心，即剧中王子罗兰与公主伊丽的爱情线索，不再执泥于对“爱”本身的定义，而是在故事推进阶段，借由既定的“复仇”人物矩阵与“强婚”段落编排，展现出罗兰由性情中人向拥有充分智量的成熟西萨国接班人的转变。尤为难得的是，在一系列斗智斗勇过程中，公主伊丽形象也逐渐丰满，成为“爱情图腾”

之外，同样具有与罗兰看齐的洞察人间能力、具有胆谋且愿意为爱干脆奔赴的形象。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面迎重重劫难仍能实现双向取定，反映出《沙漠王子》这出“新老戏”在最新的时代价值观念流转中作出的角色塑造努力。突出的个性与（包括性别别面在内的）主体精神，在新版中显露无遗。

在兼收并蓄中守正创新

在越剧形态基础上，新版《沙漠王子》并不回避对其他文艺样貌与观众心理学的主动吸收包纳。面对当代看戏推理小说长大的观众，如何在叙事中加入足以吸引目光的悬疑元素，是此次新版剧的设计重点，诸如沙漠追踪、宫廷斗智等桥段的细节深化，便是突出例子，这些在传统意义上甚至有些过于细腻的衍伸之于戏曲本体表意功能的利弊暂且不论，反映出的是新一代戏曲人主动拥抱当代叙事节奏与审美模式的开放心态。在此过程中编剧莫霞亦强调“传承不是颠覆，而是有深度地挖掘经典作品中更深刻、更广阔的含义”，语中此次改编过程中文本创新的能动性、现代/传统的对话向度。

打造网红越剧，大概是余杭小百花团队创作之初就已确定的方向。除了前述极尽雕琢的服化场面，以及在表演过程中突破观演区域限制（婚礼戏份中直接令新人从观众席中步下舞台），该剧也参考了音乐剧式的演后歌舞与唱段复现（亦即全剧终极彩蛋），从现场效果来看有效调动了观众的参与度。这种创新是符合越剧发展基因的，要知道，越剧由诞生开始就居于中国戏剧舞台革新先锋位置，眼下这样的探索，无疑开启了又一轮越剧与当代舞台形制的对话。随着社交平台上有观演互动与剧场礼仪的讨论日趋热烈，《沙漠王子》的尝试或许也为最新的观点碰撞提供了参考样本。

作为由尹派传承人赵志刚亲自传承并着落于当代青年创作者自身艺术观念表达的剧作，新版《沙漠王子》在越剧发展史上的地位或许仍待历史查验，但其居于当代、对于传承与创新之间的探索姿态，无疑是积极而充满涌动性的。新旧文本在公演过程与观众反馈中必然产生激烈的意义碰撞，尹派艺术甚至越剧艺术本身，同样在此过程中激发更广泛的讨论与深入思考。这一意义，大概比单纯更新一出名剧或捧出若干名角来得更加重要。笔者了解到，在接下来的演出中，赵志刚将亲自重现“算命”唱段。无疑是为此出新剧加持了“古韵”，而说到底，越剧如同中国戏曲大部分剧种一样，是不断知新换新的历史。创作者对剧种怀抱怎样的衷心，便会结出怎样的果实。

“万花如海”，每天都在新鲜发生。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书间道

“自然”唤醒心灵的旅行

金衡山

这是一趟穿行于植物王国的旅行。眼前出现了火红的漆树、金黄色的荆豆、随风飘扬的柳絮，而脚下踏着的则是野木铺成的大路，可忽而又进入一片荒野，大片大片的石南覆盖着苍茫大地，不远处可见山丘上的一丛丛山楂，小红果子甘甜，而边上的黑莓也正处于旺盛之期，伸手摘下一串串黑莓果，扔进嘴里，顿感爽意无比。

但你须知道自然给予的恩赐。在松树林中漫步可以增加免疫力，最平常不过的苹果，在你一口咬下去时，可不要忘了连同皮一起吃下，因为苹果皮可帮助维护消化系统的健康。而山核桃和橡树则是最好的碳汇物种之一。

上述文字来自《为树木发声》的译后记。其实，此书译事还尚待最后完成之时，这些“视觉盛宴”便已经径直而来，在整个脑海里蔓延，继而传遍到身体，仿佛有那么一段时间，整个人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心灵激荡的树，一棵有话要说、有故事要分享、有豪情要抒发的树。

作者黛安娜·克勒格尔讲述之迷人、描写之细腻、状物之精到，可见一斑。其笔触时而温雅，时而雄健，如溪水潺潺，又如洪流滔滔，舒缓身心的疲惫，时有振聋发聩的警告，更有直抵心灵、唤起苏醒的絮叨。

黛安娜有很多头衔：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医学生物化学家和科普作家。已经有八部作品出版，包括《简单生活的甜蜜》《全球森林》《生命花园》等等。翻译了这本书，成就了半个植物学家，从中学到了很多有关植物与树木的知识，特别是药用价值。但这只是这本书的内容之一，从这里面传出的不仅仅是知识消息，更多的是一份情感，一份对于自然世界的由衷热爱、对于人生目标的坚持不懈、对于地球未来的真切关怀，同时也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对故土家乡的一份真挚的怀旧流露。

《为树木发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半自传性叙事，讲述作者的身世及求学与研究经历，第二部分聚焦爱尔兰古老的欧甘文字母与树木的关系及其相关知识。黛安娜的家族背景富有传奇性质，母亲是爱尔兰人，祖上可以上溯到古代爱尔兰西南部的王朝建立者；父亲是英国人，来自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豪门望族。妥妥的贵族世家似乎让她从小就享有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的氛围，但实际上，事情恰恰相反——小小年龄就要面对因父母不合造成的分离，更不幸的是在其12岁时父母接连离世，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她突然成为了一个孤儿。

把自己身世的讲述与周遭的自然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营造出一种自然写作特别的意境。一个小女孩的成长与对自然的认识、特别是对家乡地区的地理自然的熟悉感一同展现在读者面前，仿佛是一幅画卷，前景是人物，背景是绵延不断的自然风光。

黛安娜要传递的当然不是简单的“自然风光”。从一个贵族子弟转为一个平民，从小就经历了人间的不幸与悲凉。几十年后她依然记得这期间她曾经受到过的心理影响带来的恐惧。作为一个孤儿，她的命运交给了法院，法官可以判她进入孤儿院，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曾以虐待孤儿而臭名昭著。所幸，这个事儿没有发生。但有可能遭遇这种事情的心理阴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将其视为命运的安排。命运带有偶然性，不过，要改变命运则需要源自内心的一种坚强与奋斗。她后来的自强不息，有一部分其实是与自己命运作斗争的过程。

从小就对植物、动物及大自然表现出强烈兴趣的黛安娜，把兴趣转化为了钻研的动力。她似乎有学习的天赋，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但如果离开了那份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与毅力，这只不过是一位天才少女的表演而已。黛安娜的自述没有一丝表演的意味，相反，一方面充满了神奇的事件，如有一次本着不愿其研究被打扰的简单原因，她断然拒绝了爱尔兰科克地区一位天主教主教的恩赐访问，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构成了其本真性格的内核，也表现在其成名后依然为科学研究舍命奋斗的行动中；在北美做研究时把自己绑在一架直升机上，在森林空中翱翔，为的只是找一棵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树种；另一方面，她的自述确实也勾勒了一条主线，将其一生的故事串联起来，那就是“迈出第一步，一直往前走”。

作为一个女性，她对科学不懈追求，更重要的是，对曾经遭遇过的对女性不屑一顾的世俗观奋起抗争，这些都着实实在体现了“一直往前走”的人生道路上。用她自己的另外一句话来说，则是“我行我路”。

从爱尔兰大学硕士毕业后到美国求学，最后在加拿大拿到博士学位，但在求职道路上，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就失去了应该得到的职位。面对这种情况，黛安娜干脆另辟蹊径，做起了科研“单干户”，在自己建立的植物园里做起了科研，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含金量极高的科普性作品。作为一位女性，黛安娜有着特殊的敏感——对女性社会地位与职业的敏感，她看到了并感受到了压抑与压制，但她敢于挑战，用科学的精神对抗世俗的眼光，同时又从传统中寻觅女性固有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神奇性。

从人生经历来说，黛安娜曾有非

常不幸的孩提和少女时期，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她又是一个幸运儿，在古老爱尔兰凯尔特文化的最后一个时期，她有幸在走向成年时与其相遇，成为了一个继承者和传道者。她对凯尔特文化的那份虔敬，相信会打动每一个读者。

《为树木发声》中提到的大多数树木都与爱尔兰凯尔特文化有关。书的第二部分介绍了公元四世纪左右在凯尔特大地使用过的欧甘文字母，有趣且富有丰富文化意味的是，二十个字母每一个都与一棵树有关，从广为人知的苹果树、柳树、白杨、松树到白蜡树、榛树、橡树，以及灯芯草、石楠、黑莓等灌木。这些树木的历史来源、文化含义、实用价值，都在凯尔特文化的大背景下，经过她富有魔性般的描述，向读者娓娓道来。

而这一切都源于她曾受教的爱尔兰西南部凯尔特德鲁伊文化的传授与熏陶。在此书的扉页上，黛安娜写下这么一句话：“致我的基拉尼罗斯城堡的祖先们，他们曾生活在拉卡瓦恩和利辛斯山谷，你们赋予了我伟大的礼物——智慧”。失去了双亲的她被安排到这些地方，每个夏天在这里接受一些依旧深谙当地古老文化的老人们的教育，他们（其中很多是女性）传授于她关于草木树木的知识、让人心灵平静的要领、让身体恢复健康并得以强壮的偏方。这些来自一个逝去年代的古老智慧既神秘，更神奇，因为之后在黛安娜接受现代教育和进行科研过程中都一一对其进行了验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科学与古老文化的一致性上，黛安娜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传统智慧的深沉与伟大。

传统的延续在于当下的生存，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生态链。与此类似，黛安娜在与树木的交流中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链，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不只是她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认知，更是她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一份坚韧。为了这种和谐，亲力亲为的她融科学知识与古老神话于一体，挖掘出了大自然中最为亲近、最让人动容的一面，让每一个普通人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的智慧与力量。而所有这一切也都体现了作者为正义而战的勇敢精神，“你们这样做等于是种族灭绝”，她对那些森林砍伐者的警告会回响在每一个人的耳中。

本书的副标题是：我的生命之旅——从古代凯尔特智慧到森林的疗愈景象。“疗愈”不单单指树木的药用，更指改变对自然的态度带来的心灵的苏醒，或者用她的话说，则是“心灵的慈善”。读这本书便是做了一番心灵苏醒的旅行，让自然点亮我们的善心，让我们的慈善变成自然的行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为树木发声》译者）